

世

宋刻王梅溪集二十八冊為海內孤本詳見先君所為跋文及海鹽
張菊生年史元濟漫先君書舊藏南海孔氏蕙雪樓民國初年為
先君所得因名其書齋曰寶梅齋歲在己卯先君棄養後余以
金鑲玉法重裝而以小寶梅齋名所居陽湖錢名山比部振鐙為
書橫額比年僑居者江不得已而割愛以之易米先人存澤不
獲永寶可謂不孝謹附誌其罪於此

公元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番禺汪希文謹識時年六十有三



梅溪先生奏議卷第四

論用兵事宜劄子

臣切以今日之事有不可輕改者曰用人有不可不決策者曰進蹕有不可不深慮者曰荆襄有不可不急治者曰兵賦自古人君相與圖進取之計必有一定不易之規模知一勝一負為兵家常勢故少勝不為之喜小敗不為之沮秦穆用孟明三敗而後霸西戎漢高爭天下婁敗而後禽項羽諸葛亮才兼文武而有馬謖街亭之敗至於上表自劾蜀主不廢之卒能與吳魏抗衡而功蓋三分之國國朝范仲淹韓琦皆一代名臣俱有材畧其經畧西夏也而亦有任福三川之敗仁祖

不廢之卒能臣元昊而安中國此皆規模素定於凶次
故能收異日之大功臣聞前日淮甸之師一月三捷宿
州不利蓋亦兵家勝負常勢也異議者遂從而搖撼將
帥之臣且謂大將不還以貽 聖慮今李顯忠邵宏四
及諸統制軍馬已回濠泗矣亦足見小人幸災樂禍扇
為浮言務在中傷不可不察也恭聞 陛下遣中使給
御札慰安張浚撫勞將士仍放顯忠等罪濶其血戰之
勞而赦其一青之愆真得前古帝王御將之道矣然外
議詢詢謂 陛下宣召楊存中欲用為主帥臣切料聖
意必不然然常人情紛擾之際不能無市虎之惑既而
聞之初欲除荆襄宣撫之改御軍使及聞邊報稍寧其

議乎議者不遠大之計而遽回安臥也 陛下前日
下詔視師中外鼓舞秋涼進發或者猶以為遲今王師
退深濠泗督府遠在盱眙 陛下宜速進蹕以幸建康
居六朝帝王之宅據東南形勢之勝可以援吳蜀可以
控四方可以遠海道之虞可以壯淮甸之勢四方聞之
孰不增氣至若百司之衆在今宜省犒之費比舊宜節
庶幾萬騎易動如聖訓所謂當如創業時此臣所請不
可不決策者曰進蹕也臣聞荆襄居天下形勢之中乃
古今必爭之地萬一虜人乘虛而入使川陝隔絕則東
南之勢孤矣近聞朝廷既罷汪澈命張浚兼都督之使
令出於一固已得策又用王彥知襄陽議者以為得人

又聞以兵節制趙樽則或以為不可在久在荆襄得士卒心者自外來遽令受其節制恐武臣氣不相下或生釁端兼張浚在淮去荆襄遠甚或有機會恐誤鄂失期臣謂宜於前兩府侍從中擇一重臣威名稍著者以為宣撫既以浚督之又以重臣制之使彥與樽輩各當一面則荆襄可以無虞矣今朝廷知備淮向而遠荆襄此臣所謂不可不深慮者此也今國家大則為進取之圖次則為守禦之計然議論及兵則其言必怯者以其所乏者兵與財也則兵不可以不招財不可以不理切聞西北歸附之民有可以為兵者衆督府及諸將不敢多募之者懼國亦有養之之費也然今日之勢亦不得不

招遂寢疑者江稍息而不能無慮焉有中為將罔功天下皆知之黷貨無厭交結中外爵位已極而求進不已彼其心但幸國家之有禍遂欲投隙而進亦何求而不得耶御營使不已必將有大於此者命令一出必失軍民之心使江淮荆襄隴蜀將士聞之必致解體且謂朝廷因王師小衄而遽欲變易大帥非所以安人情威戎虜也臣所謂不能無慮者在此建炎紹興間太上皇幸止用宰相樞密為御營使李綱失勝非等嘗為之陛下特為視師之舉宜遵用故事以兩府大臣兼之足矣朝廷雖乏才其以此輕處存中耶耶此事尤在聖心考定不可變易於倉卒之間此臣所謂不可輕改者

曰凡人也臣聞天之勢不在國之強弱而在氣之如何氣振則轉弱而為強氣沮則變強而為弱股至強而慎則慄氣餒之也髮至弱而怒則衝氣激之也景德間契丹舉國南寇王以志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蜀以避其銳真宗以問趙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胡虜近迫四方危心當勵眾禦敵以衛社稷惟當進尺不可退寸奈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鑿輿回轉一步則萬眾雲散四方瓦解楚蜀尚可至耶真宗善其計乃幸澶淵將士鼓勇射殺捷覽虜眾遂退此作氣以破敵轉弱而為強之尤大者也前年太上皇下親征之詔為建康之幸作士氣以走胡騎蓋得策矣惜

宜命張浚諭江淮荆襄諸將招其可用者而籍之汰其無用者而民之繼未至多亦可稍填折傷之額又東南之民亦有可用者如江西福建及台之仙居婺之東陽諸處其人皆健而善鬪往往曹聚於茶商盜賈間可令守帥之臣重其直以招之必有應募者廣海諸寇有就招安者可從而籍之州縣有犯茶鹽禁者貸其罪而兵之亦可以少補軍籍也至如財者臣以為生之不如節之今國家比天下全盛太平無事時非不節約比祖宗創業艱難時則可省非一也軋德開寶間宮人不滿二百猶以為多左心內臣止有五十餘員止令掌宮掖未嘗干預政事宮文內惟掛青右絲無排絹帳紫紬

今宮人之數內臣之員豈能盡如也藝祖時乎臣前日曾奏欲聖躬親率之者蓋欲以藝祖為法也近日臺諫所議裁減雖日計不足而計有餘亦不為無補然奏已上而未行者豈以怨所在而朝廷不敢當耶疆場未靜上下同憂權宜裁減以紓國用臺諫既以身任怨大臣何避之有至如理財之術莫如遴選板曾臣前日與諫臣共留趙子滿者誠恐今日理財之臣未必賢於子滿也似聞海寇稍息不若別擇代者而還子滿不唯可以理財如旦夕車駕進發輦轂之下謀議之寄議者謂非子滿不可也此臣所謂不可不急治者此也臣所陳四事願陛下大臣諒之如有可採乞賜施行

乞審核李顯忠功罪劄子

臣聞宿州之師不利而反議者皆歸咎李顯忠忠身為上將不能於勝敵之後撫存將士以保垂成之功遂致潰散而歸固不能無罪也然前日勾司之議謂顯忠心懷南北鼓惑中外上貽聖憂今顯忠既還上章請罪亦足以見說說之無驗矣說者又謂顯忠貪戀金帛欲為己有不分將士遂致離心理或有之恐亦未實無顯忠亦劾奏統制官周宏等教人無故領兵自出遂致失利欲正宏等罪臣亦未敢以為然昔慶曆間趙元昊叛大將劉平遇賊于延州力戰而死都監黃德和遁走誣平降賊朝廷信其言遂欲殺平平願仁示聖明

御史出理其事得其實遂張平其事之虛而斬誣告
之人今正虛實未辨之時臣以為不可不審朝廷不如
姑兩存之以安反側却令都督張浚審核其事實聞奏
如功可贖過則許其自新責其後效如罪多功少實誤
大事則不可不正典刑但審而後行庶使聖朝不致濫
罰不勝幸甚

論龍大淵撫諭兩淮劄子

臣切聞有旨令龍大淵往兩淮撫諭者仰見聖心憂念
將士故遣左右心腹之臣為勞來旋歸之使或出於大
淵不憚勞苦慨然請行亦可嘉也然命令初下議者
囂然咸謂自古遣使以巡行天下或撫諭軍民皆於士大

夫中遴選人才如漢之八使用張綱等唐之十一使用
庾何等是也 太上皇建炎紹興間亦嘗遣使撫諭矣
或用臺察或用郎官出於遴選時號得人今大淵雖為
潛藩舊臣議者謂非出於朝廷遴選之公銜命撫師有
輕國躰又慮大淵之出聞者謂是 陛下所親信之人
州縣必希意而行迎諸軍或望風而交結萬一復致人
言如前日臺諫給舍之論列豈不重貽聖憂亦非所以
保全大淵也臣以謂王師之還 陛下已降詔慰撫之
矣今只委張浚勞來安集之不必更遣撫諭之使切恐
將士以宿州不利而還未測朝廷之意忽聞使命之出
心必懷疑不如授而勿行以安反側不然則命宰相於

朝列中擇其忠實而亮者敦遣之以重光華之使以塞中外之議不勝幸甚

自劾劄子

臣天資愚魯不達時宜獨抱孤忠每懷憂憤自從懿角身在草莽聞醜虜亂華中原歷歲未嘗不痛心疾首與虜有不共戴天之讎及聞秦檜用事辱國議和臣常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臣素不識張浚聞浚天姿忠義誓不與賊俱生天下聞浚之名必以手加額蓋忠義人心所同臣實敬慕之前年僞員館職嘗因輪對首言虜必敗盟乞用浚等 太上皇不以為罪臣既去國虜果南牧 太上皇親征起浚知建康府 陛下嗣位

因以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為當惟史浩之徒不悅臣去年十一月被召至闕首以恢復太計仰贊聖斷又乞 陛下不惑群議委浚以圖成功 陛下不以臣言為非每蒙聽納浚前日入覲議進取之計雖非臣所與聞至於勸 陛下破群議而用浚臣不為無力浚遣二將取靈壁虹縣及取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者皆服 陛下英斷任浚為難及聞王師不利而幸災樂禍者橫議遽起臣與一二諫臣常奏一勝一負兵家常勢之說勸 陛下以剛大為心毋以驚憂自沮臣又謂 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為 徽宗 欽宗復讎而舉為二百一境土而舉為中原布民伐罪而

舉與古帝王好大喜，開邊生事者不后，投機而進，知難而退，益當內脩，俾行而動。陛下則明果斷，規模素定，固不以一劾為難。臣等所搖然異論紛紛，不肯置浚浚嘗上表自劾，朝廷尚未施行。雖諸葛亮街亭之敗，亦有自劾之表。國朝范仲淹、韓琦、西夏喪師，亦嘗降官。但仁祖始終任之，卒收後效。臣謂陛下亦宜從浚之請，以示懲戒。使浚得以號令將士，以為後圖。如臣在，愚不合妄贊恢復，又不合乞委任張浚。今王師不利，浚與其屬侍罪，臣其可尚居夙憲之職，使朝廷失刑，欲乞陛下正臣妄言之罪，罷御史職事，仍賜寬宥，以塞群議。

夔州論馬綱狀

准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知夔州張震申所有四川宣撫司措置川蜀馬綱改移水陸事件，委有未便。云慶申乞詳酌施行奉。聖旨除打造舟船外，其餘事件並令吳璘管辦其舟船，令王其疾速應副。臣契勘馬綱利害，前知夔州張震及諸司論列已詳，其中利害之大者，莫過於財與力二者，皆出於民。臣自入境以來，切見夔峽之間，土狹民貧，面皆菜色，衣不蔽體。若江荆荆湖諸路之比，為監司守令者，儻能皆勞心撫字，無一毫之擾，猶恐不能活之。况今馬綱之害，極重財力，必當大困。臣恐居牧民之任，不敢不以實聞。今奉茶馬司及宣撫司所買馬，每歲計一萬八千餘匹，約計二百一十六綱。本州

若循環起發合用。一十餘隻每隻打造約費八百餘
千馬。舡易壞。擊須一年一易。計一歲之費為錢二萬六
千緡。自變至歸。水陸二百四十里。每網植工水手約九
十人。較一歲之終。為工一萬八千人。每人口食雇錢約
五百文。上下水約一十五日。通一歲計之。當費錢十二
萬貫。草料批券亦不下二萬餘緡。較一歲之間。費於馬
網者。蓋十五六萬貫矣。本州三縣所管梢工水手不滿
四五百人。若循環不替。所少猶半。必當役農民而為之。
而變之民力既困如此。若又從而役之。必有流離轉徙
之患。本州每年財賦之入。不滿二十萬。合起上估。估
經摠制及官兵請給。皆在其內。今一網之費。俸於所入

之賦。雖曰今矣。鱗骨。豈能償。一貫十之一二。時非天
降地出。又必取之於民。而變之民貧如此。財何自出。
耶。以一州推之。則一踏諸路之用。又可知矣。况水路正
行。瞿唐灩澦之險。又有惡灘二十餘節。水勢湍急。清淺
頗多。馬性善驚。聞聲洶湧。必致跳躍。不可控馭。撼動
舟船。必有覆溺之患。臣昨在饒州。親見馬網經過。涉
尺之渡。中流遇風。十死八九。况千里之至險。耶。若舍舟
用陸。則自變至峽。皆重岡複嶺。上倚絕壁。下臨斷崖。行
人攀緣。鼓慄汗下。且雨泥滑。尤不可行。非特有害於人。
兼亦非馬之利。若以削平險阻。便馬之行。非惟重困民
力。又恐有害控扼。險非所以保護全蜀也。臣所論利

害皆是目見苟坐視一物生靈之困不以奏聞則上孤
陛下任使之意將長不忠之罪矣伏乞聖慈特降睿旨
令馬綱復行舊路以安遠人不勝大幸

再論馬綱狀

臣伏蒙聖恩頒賜御札謂軍機之務馬政為先臣仰見
陛下居安慮危不忘武事情車馬而備器械蓋欲如周
宣復古之時又謂捧駕之役並用廂禁軍貼以吳璘正
兵皆不科擾於民臣又仰見陛下仁心愛民如武王
之不忘遠也又謂回船泝流頗費程限須多作番次免
致稽滯又令臣身處以先共圖成效又足以見陛下
雖居九重之深洞見四方萬里之遠聞閭疾苦無不備

知不以臣為愚不肖不足以備使令戒敕丁寧軍輸犬
馬之效況臣蒙誤恩擢居帥閫固當身先卒伍不憚動
勞然臣螻蟻之誠不敢隱默馬綱改行水路為巴蜀之
病臣前已具奏及監司帥臣皆已力言之不敢再瀆天
聽若夫捧駕之役易民以兵道踞皆知陛下之仁心
以臣愚見參以輿議則亦有未便者蜀江號天下之至
險與其他水踞大不相侔瞿唐滄瀨及諸惡灘密如竹
節巴峽之民生長於水者以舟楫為家捐瀆撤旋歌梳
側施於波濤洶湧之間習知水道之曲折操舟若神猶
不免時有覆溺之患彼卒伍輩自少長黠淫坐食軍門
與水性素不相諳一旦強以牽挽必至觸石破碎碎人馬

俱斃無疑矣又三峽東江浙崖絕壁挽舟者無所實足
攀緣而過如猿猱然兵卒豈能為之况宣司正兵皆西
人尤不善操舟雖貼無益馬綱之來急若星火州縣既
無可以牽駕之卒官吏以獲罪為懼其蒿工水手必不
免役民以充之雖聖旨不欲科擾於民其勢不得不至
於科擾又夔峽為四川門戶長江上游正賴此曹守禦
控扼以杜天險之勢然土狹人希廂禁軍類多缺額諸
州每以招填不足為憂重以出戍於夷陵防秋於諸處
者非一所存無幾若又役以捧駕疲於往來以無幾之
卒伍應無窮之馬綱非惟耗費錢糧妨廢教閱正恐州
郡空虚因致意外之患非細事也况茶馬司歲發馬一

百六十綱而宣司不與焉除自五月至八月以流泛溢
瞿唐不可上下舟航當戒謂之住夏一歲之間可發歲
額之馬者凡八月每月計三十綱每綱用三船每船用
十五人十綱為一番則用四百五十人上下二番則倍
之為三番更替則又倍之臣所論者一州乃馬綱已經
過而目親觀者爾馬綱過夔府一節者凡六州通而計
之則每番計二千七百人上下番計五千四百人三番
更替計八千一百人若更欲多作番次非惟兵不足用
而舟艦亦無臣所治者夔州也夔為帥府係屯兵之地
而數猶不足其他如涪忠萬等州廂禁軍多者不過四
五百人少者二三百人歸州所管止百餘人其間又

有刺負半分癘老疾病者乃其半若盡驅而為梢三水
手為一番且猶不足况欲多作番次耶臣愚以為不若
且行舊筈舍危就安或以山險馬瘠為慮宜於鄂渚漢
陽諸處置監以休息之壯者發至行在病者留以牧養
水草既便馬必蕃育亦可以為江淮荆襄整急之備固
亦無害其為馬政之備也臣非不欲率先奉行以答知
遇實以馬綱行水利少害多他日或致生事上貽 陛
下西顧之憂則臣誤國欺君之罪不容誅矣况此事干
數筈所繫非輕伏望聖慈出臣此奏令兩府大臣議之
參酌施行不勝大幸

除知湖州上殿劄子三首

臣聞聖人以無難而畏賢君以無災而懼國多難而天
有災此天心仁愛人君以災異而警惧之欲其恐惧脩
省舉天下而措之安也昔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
旱周宣王外有四夷之交侵內有太甚之旱魃天災國
難有若不易支持者然堯以帝湯以王宣王以中興者
豈非天以災難啓之一三帝王能修德以應之耶共惟
陛下即位以來六年于茲矣躬攬權綱厲精政事雖漢
宣帝光武無以加然天災流行無歲無有旱于夏澇于
秋饑饉荐臻疾疫繼作去八月海溢于温死者以數萬
計今歲川蜀荆南赤地千里迹者天作淫雨害于梁盛
江淝之間被害尤甚 陛下遇災而惧遣官分禱疏決

滯獄減放房縉詔吞大臣歸過於已可謂能恐懼修省
矣臣來自遠不知左右前後論思獻納之臣亦嘗有以
脩德之說獻忠于陛下否乎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
届詩曰皇天親有德享有道堯湯宣王之所以應天者
蓋在乎是臣竊謂陛下宜法堯之盡道湯之自責宣
王之側身修行早夜孜孜惕然自念曰天道不遠災異
胡為而來哉豈吾心有所未正意有所未誠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有所未至乎忠直者未用諂諛者未去有以
害吾之治乎聚斂之臣未斥奸賊之利未除有以蠹吾
之民乎議法或失之深用刑或失之過有以傷吾之仁
乎旨酒之嗜聲色之適羶馬馳騁之娛有以累吾脩身

之德乎責已以誠應天以實而無事乎虛文孔子曰丘
之禱久矣蓋言出入起居之間罔不欽顛沛造次之際
必於是不在乎區區禱祈祭祀也如是不惟可以弭災
難於一時古先帝王之治效功業當復見於今日孰謂
災異非天所以開陛下耶學識淺陋惟陛下採擇

右一

臣嘗聞先儒孟軻稱周武王曰不泄邇不忘遠是言非
止為一武王設蓋為後世帝王治天下之訓國家全
有吳蜀之地蜀去行在萬里遠而易忘臣昨蒙恩出師
夔府二年之間有所聞見姑言其大者三事一曰監司
二曰虛額三曰馬綱今朝是但知蜀之重權在宣撫制

置二大帥臣尔而不知四路之事權之不輕也彼去
朝廷既遠威福得以自恣傲視僚屬有同皂隸動搖州
縣人不聊生監司之中漕臣尤重一踏登選咸出其手
非若他路上掌金穀之事苟非其人則州縣受害無所
赴訴地遠之害如此其可忽耶臣願陛下戒敕宰相
宜於四川監司尤加精擇務得循良愷悌之吏為之
安遠方不必專取其能辦事也臣在夔門每見蜀之士
夫往來咸言西州諸郡困於虛額蓋是積年拖欠催科
不行雖屢經赦恩有司不與放免又昔之監司好聚歛
者取諸州積年酒稅諸色名科歛之數以一年最多
者立為定額其後酒稅諸色之數不登而有名無實之
額常存為揔額以有名無實之數督漕司而不得其實
漕司亦以有名無實之數督州郡州郡迫揔漕之威而
無錢以輸遂預借民間常賦以充之後之郡守到官欲
催常賦聞已預借矣於預借之外又借焉有借及二三
年者如邛彭諸州困乏尤甚朝廷知其弊亦嘗有旨減
放揔漕之臣不能奉行德意而催科如故州縣不堪凋
瘵日甚今之為宣制二帥及揔領者皆一時重臣名
必能以撫字為心臣願陛下親賜御札俾條陳虛額
之弊而速降詔罷之庶使遠方之民復有生意臣至夔
州而馬道行水大為夔峽諸路之害其端起於吳璘小
人從而迎合之以行水為便自朝廷以求官戰臣嘗

兩奉徂扎非不欲率先奉
知陛下愛民甚於愛
馬而夔峽之民貧尤甚故不避罪誅力陳其害今茶司
之馬自五十綱後雖不經由然朝廷未有明文罷之有
一二提舉之臣猶以奉行為名於江州縣治既造船之
役猶未已臣願速降聖旨令復行舊法罷提舉焉綱之
名諸州所差牽挽之兵各還其所槽廐舟船不必脩治
乃見聖治之不忘遠也臣又謂朝廷於蜀非特以遠而
不可忘今日之所以立國者正賴蜀以為重昔三國之
時吳蜀為二家故不能進取中原尺寸地今天以吳蜀
全付陛下正是經營天下恢復境土之資今傳聞
虜人積糧宿兵於境上有窺蜀意蜀天險也非虜可得

而窺正恐民心或離寡由內起為可憂尔撫綏固結在
今日為尤急臣故敢獻其狂言

右二

臣嘗謂君子小人常相為消長人君未嘗不欲進君子
而退小人也然小人常見用君子每見疏者蓋君子小
人之難知雖堯舜猶以為病君子目小人為小人小人
亦指君子為小人當孔顏桀跖相闕于前左右佩劔彼
此相笑之際人君以一人之聰明誠有不易辨者况君
子直而踈小人巧而佞直則動多忤意踈則不能無過
故人主反疑君子為小人巧則能以智術自將佞則能
能迎合上意故人主反以小人為君子自古所以治少

而亂多蓋由君子小人之不
也共惟 陛下稟聰明
絕人之資行帝王正夫之道歷古與亡治亂之迹皆洞
然在聖學中君子小人之情狀固已備知之矣然天下
所謂君子者或未能盡用或暫用而卒棄之所謂小人
者或未能盡去或暫去而復合得非知人之哲亦猶堯
舜之難乎夫君子小人雖不易知而亦有可知之理君
子孤立如松柏小人附麗如蘿蔓君子進必繇直道小
人進必繇邪徑往者潛藩二使令之臣竊弄 陛下之
威福士大夫無恥而好進者莫不奔走其門 陛下赫
然震怒奮自英斷斥而遠之天下莫不鼓舞聖德然附
麗而進者猶未正典刑唐憲宗既誅王叔文并斥八司

馬之徒終身不用元和威令復振號稱中興蓋由此舉
今之附麗者初無八司馬之才而惡則過之附叔文者
官止為未有若今之竊高位達官者小人朋比之迹固
不逃聖鑒宜擇其一二之尤者薄正其罪又取其能自
卓立不附炎於炙手可熱之時與嘗言其罪惡者稍進
用之如是則君子小人知所勸懲矣語曰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君子之進必以道誼自奮小人之進未有
不以利求合者前日朝廷以財賦不足為憂小人遂獻
羨餘以求進朝廷不惜名器以美官要職處之諸路監
司郡守翕然胥效為剝下益上計州縣騷然民不聊生
近者臣僚論列 陛下嘗 司固足以為後來之

戒然其尤者方進用未已全其大而治其細又何足以
懲耶臣所謂君子小人有所辨者陛下第觀其自何
門而來以何術而進因可以灼知其為人矣宰執大臣
天下之選固不可使小人雜處其間侍從之臣以論思
獻納為職即異日之宰執大臣也又其可使小人居之
耶治道在知邪正然邪正難於盡知陛下宜於宰執
侍從臺諫之臣精加識擇自卿監而下與外之監司帥
守責之宰相可也臣言狂妄惟陛下察之

右三

除太子詹事上殿劄子三首

臣恭聞陛下斷自宸衷首建國本天下相賀以為社

稷無疆之福臣初至闕下聞太子有尹京之議臣竊以
為未然臣聞三王之教世子也不過教之以禮樂樂以
治內禮以治外俾知父子君臣之義而已成王之為太
子也召公為保周公為傅太公為師保保其身體傳傳
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未聞其尹京也國朝雖有真
宗故事至仁宗為太子則不然當時左右前後罔匪
正人養成仁厚之性四十二年之治雖堯舜亡以加初
不由尹京也况今天府事繁其所委任之臣未必有
如畢士安者使太子裁決事事皆善亦不足以為太子
之聰明增太子之盛德萬一少有過差十手所指小人
易得浮議竊聞四方所損非紅非所以愛太子也太抵

太子之職在於問安視膳而已至於撫軍監國皆非得已事也 陛下但與之遊擇師及僚屬俾日與端人正士游養成德性相與講論古今治亂之理他日民情更事不患不知臣願 陛下與一大臣議之寢尹京之議以安國本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右一

臣嘗謂官冗之患莫如今日漢唐之時部刺史之職於今為甚簡而事無有不舉者今之監司有漕有憲常平茶鹽則有提舉坑冶鑄錢則有提點其職甚備而治不加於昔何也監司之職愈多而州縣之擾愈甚於治無益也邇者提點刑獄增置武臣臣竊以為贅矣且是官

之說臣不知其所為者何事也以詳刑之任耶則一道之使固有其職未見其廢事曰訓練士卒則樞密鈐轄踞分都監者即武臣之監司也置之而無用廢之而不為關是官之設豈不為冗哉一監司之建增州縣之大擾也臣竊攷之 祖宗雖嘗有武臣同提點刑獄矣至嘉祐則罷之其詔之大略以謂武臣或出將闕或由軍功文墨期會未必深究監司項背適以為煩夫既置之矣而繼罷之知其無益也昔罷之今復置之在朝廷則冗於官在州縣則擾於民則其置之也甚無謂矣臣愚欲望聖慈然察其無用罷去勿置庶幾官不虛設事得其當而人各安其職矣臣 賜至願

右二

臣嘗謂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謂其不可測也况狼子野心之人烏能保其久而無患也我唐太宗教射於殿廷群臣諫之曰律不可以兵刃至御在所今以卑碎之人張弓挾矢於殿陛之側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誠哉憂國愛君之言親衛將卒且猶不可而謂歸附之人信其終無害也難矣近者歸明歸正之將陛下旌其忠義壯其勇略擢而用之日與之親使効其力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固足以見大有為之志矣然天下之人凡有愛君之心者莫不疑焉謂自古以來莫難於用斯人而用之者罕見其久而不為吾患其棄彼歸我心已二矣今乃使之朝夕以侍左右設或不飽其欲其謀之深計之久而心之不能保則將若之何至於斯時雖悔無及臣請擇其灼然忠誠可以任用陛下素所知者屬之以事權厚之以爵祿勉之以功名亦足以示無疑之意而激其圖報之心矣何必日親之而後為待遇之至哉臣願陛下攷之於往古慮之於將來特加宸念毋憚一時之難從而置又遠於棄害不勝社稷生靈之願

右三

應詔舉官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公侍送臺諫兩省官薦舉

堪充刑獄錢穀及有智畧吏能者二人並保保
法仍限半月者

右承議郎林仁厚學問該通議論近正妻更任使渠
有可觀付以決獄理財必能詳刑節用

左奉議郎新監登聞鼓院丁康臣嘗知處州青田泉
州惠安二縣獄訟詳明民無冤訴催科不擾碑居
衆先付以繁難必可倚仗

以上保舉可充刑獄錢穀之任

左宣教郎新知福州長溪縣劉鎮婁更州縣任使
所至皆有治績明敏之政吏不能欺

左宣教郎新知福州懷官縣林思誠為饒州教員

揖郡幕贊畫居多耿介有守不附權貴

左從事郎添差温州教授王信素有文學尤通世務

嘗揖郡丞時遠荒早留心賑濟不憚勤勞一郡之

民遂免流離之患

以上保舉知畧吏能可備委任

舉張栻自代狀

准 令節文諸侍從官投訖三月內舉官一員

自代

右伏覩右承務郎試尚書左司員外郎兼侍讀張栻
學術精深氣稟剛正久居經幄宜贊青宮舉以代
寔允公議

梅溪先生奏議卷第四

梅溪先生奏議卷第五

代越帥王尚書待罪狀

臣聞為臣莫重於守官治獄莫先於奉法苟用法之際
或有所失則曠官之罪將何以逸臣伏蒙 聖恩出守
會稽未到任間有盜發某官王佐母家亂其骨殖非特
王氏一門痛徹心骨臣忝係守臣心實憤之在律發冢
見尸者死茲盜之死宜矣有司議法以按問減二等又
以其妄引平人加徒役流當時固疑其情重罪輕有司
第知守法而臣失不敷奏既已斷罪佐弟公衮以寬憤
不雪誓不共天手斬讎人自投于府臣與官吏咸義其
舉已具始末奏聞且謂公衮奮不顧死以報母讎斬首

申究詣府請罪雖有阿不許其若新實為可嘉蓋
欲朝廷敦獎其孝而特貸其罪也今來給舍奏議以
臣本府官吏故縱失刑尚荷寬恩止以失出議罪臣
與官吏相與守法者也今乃法失於有司而志行於臣
子臣等之罪誠不可容伏乞 聖慈重行 朝典謹具
奏聞伏候勅旨

又代上 郊祀天晴劄子

臣茲者恭惟 皇帝陛下遵 祖宗三載故事復行
郊祀之禮並見天地配以 祖考甚盛舉也然前期三
日風雨晦冥中外憂之及 陛下御大慶殿齋宿群臣
在 庭雲陰忽開天色澄霽用事之日月星燦明禮畢

賀旋愛日揚輝六軍萬姓罔不歡喜而假廟焉而
享昔聞其語今見其事臣官居侍從我在近藩咫尺堯
天日若親覩其為慶抃實倍於常情萬萬也然天下皆
知 陛下孝德精誠能感應之速如此臣獨謂 陛下
孝弟通神明至誠格萬物固不止一日也然往歲郊祀
載暘載陰未有天地廓氣日月呈祥如今日之事者茲
蓋由 陛下比年以來撻攬權綱福威自己正塗開闢
朝廷清明故德之動天不俟終日天人相與之際其昭
昭然如此臣伏望 陛下兢兢業業益加勵精新而又
新終始如一則天地交泰三辰著明長如郊祀之日誠
宗廟之福天下之幸也臣不勝至願

又代上劄子

臣比者伏蒙 聖恩出守于越 陛辭之日親奉王音以東州災傷令臣檢放賑恤者臣仰體 陛下憫恤之誠不敢少怠入境之初延見吏民訪問疾苦視事之日首遣僚屬分詣諸邑與縣令躬行阡陌同共檢視咸得其實遂以所傷輕重等級減放其間有保甲初以熟申及孳斂之際實無所有者與檢視有不盡之處有致詞訴者臣續已覆實復與減放既而又得 聖旨蠲免租稅以內帑代償百姓歡呼鼓舞莫不以手加額咸謂 陛下仁恩德澤亘古所無雖天地父母有所不能及臣又上 牋 聖意將本庶所有通負項年公私債貧不能償者榜諭人戶照應指揮令至來年熟成然後理還用是細民稍安流離復業庶幾少副 陛下畏災恤民之意無任惶懼取進止

又代上劄子

臣誤蒙 聖恩出典藩府適承去秋災傷之後上貽 陛下東顧之憂臣自到官夙夜惶懼每以催科為後撫字為先比緣米價湧騰越人艱食除得旨賑濟及乞糶常平義倉外臣又令八縣官吏躬行勸諭凡有穀米之家不問官戶編民但以等第高下積蓄多寡並令發廩減價與官米並糶遂獲廣濟免致失所又自新春以米彌月不雨播種失時民心嗷嗷朝不保夕臣退思受命

實由臣疏政所致因思古人致雨之術每求之於人事
間深慮刑獄有寬致傷和氣遂於今月初六日親至圜
圖疎決滯囚仍分遣官僚編決縣獄又集僧道章就所
治焚脩凡山川廟貌靡不祈禱臣亦晝夜齋蔬不敢少
懈神明鑒臨果若有感忽於初八日得雨連夕霽需農
事復興民情大悅夫曰雨曰暘皆陛下聖德所致其
膏澤所及固不止一方而臣喜雨之心獨倍常情者蓋
緣臣所領州連年水旱民不聊生儻更數日不雨則事
有大可憂者今一雨三日有年可期臣與闔境吏民不
勝歡欣鼓舞感戴聖恩之至

又劄子

臣去秋 陛辭之日親奉 玉音諭臣以 永祐陵
昭慈宮崇奉事件臣仰見聖心篤孝著於夔牆雖堯舜
之德何以加此臣至越之初首朝陵廟瞻望松柏不勝
悲涕九薦祭之物崇奉之具脩造之費臣仰軀聖懷罔
不盡力臣輒有區區愚忠敢不冒死以聞切見殯宮脩
造每年一小脩三年一大脩率以為常此固 陛下奉
先罔極之心臣子所宜奉行而不懈也然臣切謂陵寢
所在神靈是依神道貴幽理宜安靜若頻歲脩造不無
震驚故古不修墓聖人非薄於其親意謂寧親莫如寧
神是乃孝之大者今殯宮棟宇已固器用已備松柏已
茂 陛下崇奉之心亦可謂至矣臣欲乞自今以後不

必以三年大脩每年小脩為拘但今本府常預備瓦木
工匠之類以俟不時之須凡遇棟宇或損則更之器用
或舊則新之松柏或枯則補之如是則工役不繁而舟
輓常新歲月寢久而陵廟愈安以昭先帝儉德之恭以
稱陛下寧神之孝不勝幸甚

又代上五劄

臣聞唐社牧論兵謂上策莫如自治夫內脩政事蓋自
治之策也任賢使能又自治之要者昔漢以汲黯寢淮
南之謀晉以謝安破苻堅之衆唐以陸贄濟奉天之難
我國家寶元慶曆西夏叛命仁宗皇帝以經略安撫
之任一之范仲淹韓琦軍中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

謠兵不大用而元昊已服今我與虜強弱不敵惟當以
人才勝之苟得伏節死義如汲黯輩則謀當自寢風流
雅望如謝安輩則教當自退忠謀諫論如陸贄之徒則
難當自解兼資文武宏材偉畧如韓范二臣則虜當自
服所謂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者也臣又
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仁宗尤為宰相呂夷簡所
惡斥逐于外及西方用事仁宗思用仲淹夷簡亦力
薦之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為賢相今邊境未寧正
是側席求賢之日臣願陛下以仁宗之心為心大
臣以呂夷簡之事為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排
難解紛之計仍詔侍從臺諫監司郡守各舉人才勿遺

跡賤朝奏暮召如恐不及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
陛下之任矣夫猛虎在山藜藿不采國有人焉難當自
消自治之術莫大於此

臣恭惟陛下屈已便民和戎福國真帝王盛德之事
然虜情多詐殊不可測愈和愈驕態已露夫未至而言
常以為虛及其已至則又不及臣切謂備敵之術莫若
通下情開言路昔建炎維揚之難起於以下壅蔽虜壓
境而不知倉卒渡江禍幾不救今外議內訌謂虜人有
窺伺之心深恐中外壅蔽不以實聞維揚覆轍不可不
戒欲乞陛下廣視听通群情俾公邊帥守中外臣子
凡有聞並以實奏勿以張皇為罪切直為諱如是則

虜之動靜可以備知事之去至可以預備社稷之福天
下之幸也

臣聞財用不足最為今日之患議者歸咎生財無術思
得管蕭劉晏之徒用之臣以謂財有限而用無窮生財
不如節財省用斯能足用昔漢文帝時有玉帛和親之
費然而貫朽粟陳海內富庶者由文帝以敦朴先之宮
室苑囿車馬服御無所增益故也我仁宗皇帝慶曆
間西方用兵北虜增幣天下亦多情事矣而歛不及民
用度不多者亦由仁宗以儉德化下故於多事之間內
不失治民到于今稱之朝廷自和議以來權臣務為苟
妄之計凡百用度悉如太平全歲之日中外化之競為

侈靡府庫匱乏實此之由往歲陛下黃金翠近又以
損名齋親為之記帥下以躬蓋無愧於文帝仁宗矣
然財用猶不足臣妾意切謂奢侈之風或未痛革無益
之作無名之費或未盡除至若內降之恩未能盡絕名
器之假未能無濫宮禁近習使令之數不無過多軍容
教坊伶倫俳優之徒不能無非時之橫賜凡此之類可
省者省之可罷者罷之家節財之要術當今之急務臣
又聞唐德宗納裴延齡之奸謀有天子私藏之財號瓊
林大盈二庫陸贄諫之甚力謂宜散其小儲而成其大
儲損其小寶而成其大寶臣願陛下以文帝仁宗
之險德為法以德宗之私為戒凡天下財賦之入悉

歸之戶部仍擇知取予之戶以司出納之柄如是則將
見粟腐大倉錢流地上下皆足公私並濟矣

臣聞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又聞四夷不恭拔
卒為將今夷狄外侮正是注意將帥拔擢行伍之時臣
切觀朝廷宿將固亦有人顧所用何如耳賢而有重望
者可用為大帥以控天下之兵權如唐用李郭之徒賴
之以為安危輕重不可止令為一藩帥以泯沒其才其
次驍勇善戰者可使當一面如漢黠彭之類亦可責其
捍禦之功不可置之間處至於駕馭之術尤不可驕之
爵賞所加必俟有功而後可若任用之初先為之極定
日立功其將何爵以加昔祖皇帝許曹彬節度

使而不邊與其後彬再立大山以力其誠卒保靈寶為
國勲臣臣近蒙宰執傳 聖旨除某人為湖東總管今
臣待之加厚者如某人亦當今之名將可備急難之用
所謂宜當一面者也 陛下固已得之矣其它如某人
比者尚或有之咸宜拔擢以為閭外之寄至於駕馭之
術更乞如臣所陳如漢高之馭黥彭量才而任使 聖
祖之待曹彬富貴以俟異日庶可以望其立大功亦所
以保全之也

臣聞居家者必謹藩籬置自隸以為寇盜之防建國者
必保山海之險選岳牧之臣以禦外敵憑陵之患今朝
廷以江淮為屏障以守師的長城江淮守臣比它處為
尤重宜於文武臣中擇其少勇智畧可為爪牙者付之
陛下親加敦遣勉以忠義資之以糧餼之以兵俾其守
死勿去則我有所恃而不恐敵有所憚而不敢窺苟非
其人則必為敵所輕誤事非少除授之際尤不可不謹
又川蜀之地去朝廷最遠尤為虜所窺伺緩急之際勢
必不能相應在兵法有攻東南備西北者虜情難測深
恐虛聲在此而屬意在彼臣以為宜增重四川帥臣之
權俾其便宜從事遇臨機應敵之際不必請而後行仍
選大將屯重兵于外以為急難之援如是則 陛下可
以寬西顧之憂矣

臣違遠 滄光殆將一歲待罪 身不無悔 若乃
心倦倦王室顧雖食息不敢少忘茲者恭聞 敢遣大
臣出疆道踞風傳有如上貽 聖慮者 陛下焦勞宵
旰備見詔音宣誦之餘軍民感泣况臣忝居獻納論思
之職其可以中外為拘喑默不言乎輒以管見條陳五
事一曰求人才二曰通下情三曰省浮費四曰擇將帥
五曰選江淮之守增蜀帥之權狂妄猥陋冒瀆 天聰
政猶燭火不足裨日月之光然愚忠所激有不能自己
者伏望 陛下采愚者一得之慮赦微臣萬死之罪略
賜施行不勝幸甚

代王尚書辟 伏

臣叨膺 聖寄待罪之司去所領州號為浙東帥府屬
邑有八山陰 身而最人近知縣許某到官方及旬浹
而遽死其後任某亦已故緣山陰係是緊切不可缺
官去處臣竊見前會稽知縣左奉議郎陸之望為治寬
平持已廉潔長於撫字蔚有政聲會稽士民僧道等前
後屢經本府及監司舉留狀牘其存其人今方罷官適
會山陰缺宰臣遂令暫攝職事邑人咸喜臣今欲依條
令辟舉陸之望充山陰知縣以慰一邑士庶之心臣如
妄舉甘伏 朝典伏乞 聖慈特賜 俞允

又代上劄子

臣恭聞

太行皇太后靈駕 一

本遺

言九管奉之實悉出慈寧不以
后仁儉之德四方聞之罔不欽歎臣待罪近甸祇奉寢
園雖欲竭犬馬之奉効蟻螻之誠而不可得至若邦境
所管河道橋梁宿食頓次及一行事務臣已分遣官屬
一一幹治臣亦身督其役無敢怠惰者約至十一月初
旬悉皆辦集將來 梓宮渡江决不誤事庶幾少效臣
子報稱之職上寬 陛下哀戚憂念之情臣無任

又

臣竊聞往歲 徽宗皇帝梓宮御舟進發之日凡津梁
堰閘並不拆毀今來伏水橋道頓遞使報 大行皇太
后梓宮御舟八尺五寸以舊加太其所過之處城門橋

堰勢不免毀臣伏聞 聖德謂日者奏
請 梓宮發引利行甲乙然毀民居稍多 陛下惻然
曰茲豈未利耶乃改行乙方仰見 聖心仁孝愛民如
此臣庶感激至於流涕臣今欲乞休性歲 徽宗皇帝
梓宮御舟丈尺之數津梁堰閘免致拆毀庶獲仰承
陛下仁孝之德遵奉 大行皇太后慈儉之訓不勝幸
甚如蒙 俞允伏乞睿旨速賜施行取進止

梅溪先生奏議卷第五

100



卷之四